

鬥陣特攻®

暴力守則



BRANDON EASTON 短篇作品

故事設計
BRANDON EASTON

編輯
CHLOE FRABONI

劇情顧問
MADI BUCKINGHAM, SEAN COPELAND

創意顧問
*JEFF CHAMBERLAIN, JASON HILL, GEORGE KRSTIC,
ANDREW ROBINSON, ARNOLD TSANG*

製作人
BRIANNE MESSINA

設計師
BETSY PETERSCHMIDT

插畫家
ARNOLD TSANG

DUSK 死神造型和初始概念美術
DAVID KANG

DUSK 死神造型模組
KEOS MASONS

DUSK 死神武器模組
DRAGONFLY

蜻蜓 死神初始模組
HAI PHAN

暴力守則



雷耶斯的耳裡聽得見自己的心跳。此時此刻，他內心的怒火不斷累積。駕駛員遲到、任務簡報不見，這些令人煩躁的瑣碎小事原本他都會一笑置之，用幽默感來排解負面情緒。但如今，這些煩擾的瑣事卻不斷累積並令人越發煩躁，就好像是他內心的怒火形成一座橋梁，連接到另一個世界。雷耶斯盡量試著不去想橋梁對面的那個世界是什麼樣子。他隱隱感覺每次擊發子彈、每次身體化作黑霧，他都往另外那個世界更靠近一步。

但這就是獲得力量所需付出的代價。

雷耶斯把死神的面具牢牢抓在手中，這是個經過特殊設計的呼吸裝置，外觀類似於白色的南瓜面具，狹窄的眼縫透出紅色光芒。在執行這種需要匿蹤潛行的任務時，雷耶斯需要有抬頭顯示器、空氣過濾裝置以及連接至 GPS 的全方位通訊系統。不論從哪個方面來看，這個面具都遠遠不只是裝飾用途那麼簡單。不過他之所以要戴上這個面具，其實還有其他的原因……他的面容會為他帶來不便。世人以為雷耶斯已經死了，他必須要讓大家繼續這麼相信著，絕不能讓任何人知道，尤其是她。

雷耶斯的腦海中閃過好幾百萬個畫面，稍縱即逝的快樂、滿足感、新鮮感和

愛情，組成萬花筒一般的破碎場景。融化的冰淇淋滴落在擦傷的指關節上面。她的髮絲。她深情款款地看著他的模樣。

如果她知道我變成這副德行，還會對我露出笑容嗎？沒有人能夠回答這個問題，雷耶斯努力壓抑的怒火開始奔湧而出。她還有辦法再像以前那樣愛我嗎？

憤怒的情緒變得更加強烈，就像他的身體過去這幾年受到的扭曲，超出了他所能控制的範圍。他上次跟傑克交戰的傷口根本算不上什麼，真正可怕的是莫伊拉注射到他體內的毒素，以及在那之前美國政府對他做出的歹毒惡行。分子淨化液體至今依舊流動在他的體內，一點一滴地啃蝕掉原本那個雷耶斯。

自從捍衛者瑞士總部在那場爆炸事件中被炸得支離破碎以來，已經過了將近一年的時間。在他失去意識之前，只記得現場出現炸彈引燃的火光、可怕的炙熱高溫，以及傑克因為恐懼而瞪得斗大的雙眼。接著……只剩下無邊無際的黑暗。

雷耶斯還記得自己醒來的時候，看到一雙冰冷的眼睛盯著他看。對方是莫伊拉·歐卓藍，也就是他親自招募到黑衛部隊的瘋狂基因學家。殊不知，他當初決定招募對方的這個決定，會衍生出永無止境的慘烈後果。在雷耶斯意識模糊的期間，莫伊拉解釋說她在他體內大量注入了某種實驗性質的化學藥劑，這種藥劑中摻雜的物質經過特化，讓他能夠憑意志改變身體形態。她聲稱當下他命在旦夕，因此她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只能這麼做。雖然這位科學家以合理的邏輯和專業知識來嘗試掩蓋自己的動機，但雷耶斯心裡明白，她其實最喜歡玩弄無助的實驗對象。

雷耶斯躺在醫療用擔架上，感覺相當不真實，就好像自己的身體是由柔滑的熔融金屬所構成，能夠在不同的物質狀態之間來回變換。前一秒，他還是血肉之軀，但緊接著下一秒，他就能夠化為一團黑霧，清楚地感應到體內的每一個組成分子，但同時又感覺隨時有可能失控。雷耶斯看著自己手臂的地方，如今只剩下一團漆黑的迷霧，匯聚成類似肢體的形狀。他的內心深處正因為恐懼而尖叫著，但他腦海中的一部分卻對此感到好奇。過去這段時間以來，有多少人曾經想要取他的性命？但是那些人從來沒有成功，反倒是他的力量與日俱增。現在的他，比以前都還要更加強大。先前的回憶現在感覺起來就只是悲慘故事的序章，而用鮮血寫成的復仇史詩接下來才正要開始。

雷耶斯把意識從白日夢拉回現實，並在利爪組織的飛船準備前往降落地點時深呼吸一口氣。他緩緩地把頭頂上方的死神面具拉下來，遮住自己可怕的

面容。面具發出響亮的喀噠聲，跟他脖子周圍的裝甲頭罩緊密接合在一起。他再次深呼吸，但這次從嘴裡發出的卻是金屬的冰冷嘶嘶聲。

「一分半鐘後抵達降落區。」飛船的駕駛員說道。

雷耶斯轉過身去，面向擺放在飛船通訊裝置旁邊的電腦顯示螢幕。他俐落地伸出一根手指頭，點擊 LED 燈的控制面板，查看毀滅拳王的任務簡報。

再過不久，他就會降落在黑色行動的軍事設施。這座設施內部有個男子掌握關鍵情報，能夠協助利爪組織展開下一個階段的行動。務必要將這名男子平安無事地帶離這座設施。你在這場任務中的隊友是個很特別的人物，但要小心不要讓她離開視線範圍。雖然我目前仍然遭到監禁，但你將會擔任我看不見的手發動攻擊。

他還記得自己站在阿坎德的監牢前面冷笑，而被關押在裡面的男子則面無表情地盯著他看。他沒有展露一絲一毫的情緒，就只是雙眼專注地看向遠方，望著監獄硬化光粒外牆後面的景象，並沒有去理會眼前這位把他抓過來還一副幸災樂禍的傢伙。

雷耶斯並不是個小心眼或喜歡記仇的人，但看到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的其中一名罪犯銀鐐入獄，令他感到很有成就感，畢竟這件事情他也有參與其中。

「怎麼樣？這個新地方住得還習慣嗎？」雷耶斯問道。

阿坎德眨眨眼睛，就好像剛剛結束一段只有他自己聽得見的對話一樣。

這位男子聳聳肩。「只要能在逆境中存活下來，逆境就能夠造就機會……還能使我們變得更強大。」

雷耶斯不悅地咬著牙，他的手緊握成拳頭，忍住破口大罵的衝動。阿坎德打量著雷耶斯的肢體語言，然後看了他一眼，似乎明白對方的情緒。

「社會體制沒有辦法給予權力代理人和叛亂分子應有的制裁，你因此感到很沮喪。」阿坎德的語氣聽起來不像是在問問題，反倒像是在陳述既定事實。

聽到這裡，雷耶斯皺起眉頭。

阿坎德把身子往前傾，臉上的表情透露著戒心，就好像沒有把握自己的手牌是否能獲勝的撲克牌玩家。「我們都是負責打仗的人，和平的假象自然騙不過你。但是別擔心，我目前被關在這裡，什麼也做不——」

「你本來就該被關在這裡。」雷耶斯打岔道。

「就你的觀點來說，或許如此吧。我不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因為具有遠見而挑戰世界秩序的人。有很多人都跟我一樣，了解這個世界的黑暗。」

「沒有體制是完美的。但即便體制存有缺陷和瑕疵，也沒有必要採取恐怖

活動。」

阿坎德恭敬地點點頭，然後轉過身去，不再面向雷耶斯。

「可惜啊，真正的壞人從來都不受牢獄之災所苦。」阿坎德說道。「你是個警官，也是名軍人。你大半輩子都在追求正義，但卻發現原來正義是如此地一文不值。」

「我可不是盲目獵捕邪教首領的傻子。」雷耶斯說道，並站起身準備離去。「你不要以為自己有辦法操弄我的心智。你之所以會淪為階下囚，是有原因的。」

「而你之所以來到這裡，也是有原因的，雷耶斯。」

他們兩人沉默了一會兒，通常這種情況發生之後，雙方要不是握手致意，就是拔槍決鬥。

「我想要問你一件事。」阿坎德說道。「你認為自己讓這個世界產生改變了嗎？以警官的身分、以士兵的身分，又或者是以捍衛者特務的身分？你的所作所為讓正義獲得伸張了嗎？」

雷耶斯張開嘴巴準備回答對方，但是他內心深處的某個想法卻令他啞口無言。身為警察的雷耶斯逮捕過無數的罪犯，但卻無法遏止街頭犯罪的發生。身為軍人的雷耶斯協助推翻過許多暴虐的獨裁政權，但結局卻是大型企業崛起篡位，打著營利的幌子做著同樣天理難容的事情。雷耶斯跟大多數的同僚不一樣，他認為不公不義必須要從根源處斬草除根。如果黑幫集團沒有分崩離析，那麼單純逮捕幾個藥頭又有什麼用呢？如果沒有揪出幕後主謀，那麼拯救遭到暴政荼毒的國家也終究是徒勞無功。

雷耶斯一次又一次看著無辜的人民受苦受難，而富有的上層階級則是逍遙法外、為所欲為。他眼睜睜看著社會體制失去功用，沒辦法替人民貫徹正義、提供救助或是予以保護。

阿坎德接著說話，他的語調非常真誠，並不會讓人感到被冒犯。「你為了全民福祉這麼盡心盡力地付出，甚至還改造了自己的身軀，結果到頭來呢？這不光是體制存在缺陷這麼簡單，這個體制根本就是專門設計來包庇罪犯的，好讓他們能夠分化這個社會並從中得利。我想要問你一件事，你究竟是在保護誰？你是在保護人民免受我的傷害呢？還是你其實是在保護罪犯免受我正義的制裁？」

雷耶斯想要開口反駁，但卻無話可說。阿坎德說的是事實，任憑誰有三寸不爛之舌都無法否定。聯合國不行、國際刑警組織、美國的司法體制也不行。至於捍衛者就更不在話下了，他當初還特地為這個組織成立了秘密特遣隊，就



是為了要能夠避開體制的限制和枷鎖，導正這個世界的種種惡行。

就是在這個時候，復仇的種子開始在雷耶斯的內心深處萌芽。這顆復仇的種子，最終將造就死神。而這個復仇亡魂將不再追求榮耀、不再奉行過時的價值觀，而是轉而投奔暴力的鐵律……也就是這個世界唯一遵從的準則。

「準備將音訊連接到你的面具通訊系統。」飛船駕駛員的聲音把雷耶斯從回憶中拉回現實世界。

空洞的嗶嗶聲傳進雷耶斯的耳裡，說明音訊已經成功連接。「繼續吧。」

雷耶斯的抬頭顯示器閃爍光芒，原本的利爪組織圖示變成紫色的頭骨噴畫。「朋友，你好。」某人的聲音出現在耳際。「準備好展開行動了嗎？」

飛船著陸，雷耶斯感覺腳下一陣顛簸。他從飛船後方的陰暗通道走出來，環顧四周尋找隊友「駭影」的蹤跡。她脫離隱身狀態，對他露出充滿自信的冷笑。

雷耶斯關閉通訊裝置，轉身面向這位年輕的女子。「這應該是一場匿蹤潛行的任務，對吧？」

「沒錯，東西拿到手就要準備開溜了。」

雷耶斯盯著駭影，內心裡暗自掂量著對方會惹出什麼樣的麻煩。她身上紅白色相間的服裝略為顯眼，就連她的衝鋒槍也有著華麗的裝飾。這位隊友全身上下根本一點也看不出「匿蹤潛行」的感覺。

「你有參與過這種類型的任務嗎？」雷耶斯問道。

駭影秀出硬化光粒的顯示畫面，並急促地嘆了一口氣，好像是在嘲笑對方，又似乎是感到有些不可置信。「你該不會是在擔心吧？小加？安啦，你可以相信我。兄弟，利爪組織可不像是你以前待過的軍隊，不過我想這點你很快自己就會明白了。」

「你看過任務簡報了嗎？」

駭影移開眼前的硬化光粒顯示畫面。「你是說這個嗎？我比較喜歡自己做功課。」

雷耶斯檢查著霰彈槍裡的子彈，感覺到自己內心的怒火正在慢慢累積。「要遵從任務指示，才能夠平安回家。」

駭影聳聳肩，關閉顯示畫面。

雷耶斯則是往門口的方向走去。「準備開始戰鬥行動。」

駭影露出冷笑，把衝鋒槍放到額頭旁邊，帶著嘲諷意味地向對方敬禮。

他們登上山脊，在滿月的照耀下，映入眼簾的是往四面八方綿延數公里的高聳松樹和灌木樹叢。位於平坦山丘下方的山谷坐落著許多平凡無奇的一層樓高米色建築，這些建築彼此相鄰，形成類似馬蹄鐵的形狀。

「我們的目標……」駭影說道。「……就在那個地方。」

雷耶斯默默地掃視著這個區域，他的眼睛環顧四周，仔細觀察是否有用來抵擋敵人的防禦工事。雷耶斯在成為死神之前，曾經入侵過無數的黑色行動設施，他深知這些設施的人員通常會把偵察裝置和預警裝置藏在什麼地方。其中的玄機可能就暗藏在某個位置古怪的旗桿上面，或者是沙漠中不可能出現的蒼鬱樹叢內部。

「他們的偵察能力很鬆散。跟著我一起前往山谷的低窪處，然後——」雷耶斯才剛轉過身去，就發現駭影把相位轉換器的信標丟到眼前鴻溝的另一頭。她憑空消失，接著才一眨眼的工夫就出现在了山丘的彼端。看到此情此景的雷耶斯感到詫異，但緊接著便回過神來，內心燃起一股無名火。藏在面具底下的雷耶斯其實正生氣地咬著牙，但他想起了毀滅拳王給他的警告：小心不要讓她離開視線範圍。

雷耶斯把注意力集中到駭影身旁的空地。他的心跳劇烈加速，皮膚感到一陣刺痛。接著，他的形體消散，化成一團迷霧，然後在駭影身旁重新變回實體。

駭影伸出手指頭對著他擺弄。「想我了嗎？」

雷耶斯發現駭影看到他的特異功能不為所動，心想她應該是已經摸清了自己的底細，故意想要逗弄自己。這是過度自我膨脹的傢伙會玩的小把戲。

毀滅拳王也有跟他提到駭影的特殊能力，他說駭影是這個世界上最危險的特務之一。雷耶斯沒有想到眼前的這個危險人物也有可能會危及到這次的任務目標。

「朋友，你得跟上我的腳步才行。」駭影說道。「我知道你是雇用過來的打手，但沒想到你這個人這麼嚴肅。不如我們分頭行動吧？我去找目標，你負責處理那些——」

「我們不能分頭行動。」雷耶斯打斷對方。

駭影嘆了口氣。「我們又不是要攻擊五角大廈。對方距離最近的援軍距離這裡有足足四十九公里。這是個秘密設施，根據我的情報顯示，開到這裡的補給卡車數量也不多。他們人力不足，在預算刪減之後，目前只剩下三十名守衛，而且他們也絕對想不到會有人偷偷潛入。就連他們最強大的火力，也沒辦法傷到利爪組織標配裝甲一根寒毛。黑色行動設施甚至還沒有當地的警長保護。不過這些事情，你應該早就知道了吧？」

「我們一起行動，這樣要消滅威脅也比較容易。」

「收到，指揮官。」駭影抬起一邊的眉毛說道。她壓低聲音。「你知道嗎？我從你個人檔案的資料還真看不出來你居然這麼難相處。」

雷耶斯不曉得駭影這句話有什麼樣的弦外之音。她也知道阿坎德對他提出了什麼樣的警告嗎？

駭影注意到他的表情所透露出來的憤怒，於是單手插腰。「朋友，放輕鬆。阿坎德他沒什麼好擔心的。我們今天是坐在同一條船上的合作夥伴。」駭影露出奸笑說道。

語畢，她把手指向距離最近的那棟建築物。「我們走那裡。這樣子進去容易，出來也方便。」

駭影憑空消失進入隱身狀態，而雷耶斯則是把注意力集中在駭影所指的那個地方。

雷耶斯過去幾年以來所接受的軍事訓練，讓他鍛鍊出了能夠預知危險的第六感。他的內心深處警鈴大作，這件事情有蹊蹺。令他感到擔憂的並非這場任務本身，反而是利爪組織的行徑（或者說毫無作為）。由志同道合的罪犯所組成的利爪組織紀律鬆散，他並沒有天真到去相信這些傢伙會願意遵守基本的軍事守則，但是跟駭影一起行動令他感到不安。他認為一起合作的夥伴應該

至少會願意支援他，即便不是講情誼，至少也是為了要讓任務圓滿成功。

但是駭影對於他和這場任務都毫不在乎……她甚至就連阿坎德也一點都不在乎。他突然感到惶恐，不曉得自己是否能夠仰仗爪組織的任何成員。他的內心萌生了某個令人不寒而慄的想法。阿坎德告訴我要盯緊駭影。那麼他又跟駭影交代了什麼關於我的事呢？

「開始駭入。」駭影說道，並靠近第一棟建築那被太陽曬到褪色的門口。

雷耶斯注意到左側幾公尺遠的地面上冒出一個小型監視器，接著警報的響聲就撕裂了原本安靜的空氣。那是動態感應器。只有菜鳥才會犯下這種低劣的錯誤。好幾棟建築的門口突然打開，配戴重型裝甲的維安人員荷槍實彈湧入這個塵土飛揚的山谷。

雷耶斯估量了一下，有十名守衛正朝他們這裡過來。雷耶斯藏在面具底下的臉露出放鬆的神情。他每次扣引板機的時候，都能夠遏止心中的怒火，並享受到片刻的安寧。意識到這一點的他不禁感到有點憂慮。

砰！砰！砰！

守衛接連倒地。雷耶斯踩著平穩的步伐往前移動。他本來其實只需要短短幾秒鐘的時間就可以了結所有的守衛，但是他某種程度上卻享受著殺戮的過程，而且這個情況越來越明顯，他並不喜歡這樣。

最後兩名守衛舉槍瞄準雷耶斯，但卻因為恐懼而嚇得不敢動彈。雷耶斯立刻開槍射殺了第一名守衛，這個決定似乎刺激到了另一個守衛。對方發射子彈，但是雷耶斯卻化作一陣煙霧，緊接著出現在他後方，滾大的汗珠從守衛的眉毛流下。這名守衛感受到獄焰散彈槍的槍管抵在自己後腦杓的壓迫感。在雷耶斯扣引板機之前，他抬頭看向天空。

雷耶斯重新變回實體，駭影刻意緩慢地拍著手。幸運的是，他在剛才的打鬥中已經排解了內心一部分的怒火。

「你太過鬆懈了。」雷耶斯說道。「我才不負責幫別人收拾善後，還有一一」

「還有什麼？」駭影看著自己的手指甲說道。

「還有我不跟業餘的傢伙合作。」

駭影往雷耶斯靠近幾步，雙手插腰，一副想要挑釁對方的無禮態度。

「聽好了，智多星，我這是故意要測試敵人的反應時間，我利用你作為誘餌，這樣我才能駭入對方的通訊終端機。他們的內部網路已經癱瘓，完全無法與外界聯繫。在你盡情殺戮的時候，我已經找到目標的所在位置了。」

駭影一個華麗的轉身，走進距離最近的那棟建築物。戴著面具的雷耶斯咕噥一聲，並漸漸意識到他對眼前的這個人居然還保有耐心。

駭影踩著輕盈的步伐走進狹長的走道，紅色的燈光不斷閃爍，雷耶斯則是跟在後頭。她又駭入另一個終端接口，使用那裡的介面癱瘓了一部分的維安網路。沒過多久，紅色的警報燈黯淡下來，這個地方也變回原本單調的樣子，看起來就像是平凡無奇的辦公建築。

「我們的目標位於地下二樓，這邊有樓梯可以下去。下去那邊之後，敵人的抵抗應該會變得更加激烈。」駭影說道。

「你知道為什麼要有所謂的指揮鏈存在嗎？」雷耶斯說道。

「拜託，你有完沒完啊？你這個頭腦簡單的傻瓜。」

「在真正的戰鬥中，你沒辦法耍花招或伎倆，敵人隨時都有機會置你於死地，這種時候聽命行事才是保住小命的上策。」

「我才不信命令那一套。」

「但你卻還是聽命於毀滅拳王來到了這裡。」

駭影嘆了口氣。「朋友，你給我聽好了，每個選擇加入利爪組織的人都自各自的理由。有些人像你一樣，走投無路。其他人則是想要利用利爪組織的資源。有些人加入這個組織，是因為他們相信利爪的領袖。毀滅拳王之所以具有影響力，是因為他是個具有遠見、強大意志力和雄厚資源的人。利爪組織隨時都有可能易主，但也有可能不會。如果是符合我利益的命令，我說不定願意遵從，但這次的情況並非如此。這樣你懂了嗎？」

他們兩人繼續默默地走向階梯的地方，雷耶斯則是思考著駭影的這番話。這些話很有道理，也因此令他感到不舒服。他曾經看過莫伊拉濫用所屬組織的資源，那個傢伙根本不在乎自己效忠哪一方的陣營，只要有人願意資助她的研究，她就願意出賣自己的忠誠。阿坎德想要為這個世界建立新的秩序。這是雷耶斯起初決定加入利爪的原因，因為他相信這個組織能夠為弱者發聲、能夠粉碎貧富差距的高牆、能夠痛擊靠著奴役底層人民而發家致富的權貴階級。

駭影則顯然有自己的盤算，而雷耶斯對此一無所知。誠如駭影本人所說，他們目前站在同一條船上，但萬一哪天他們分道揚鑣了呢？

答案呼之欲出：我們必須掌握盟友的弱點，進而去操控對方，要不然就得殺掉對方。

駭影打開通往樓梯間的門。她緩緩地把身子傾向欄杆，看著一路連通到漆黑地下室的好幾層階梯。雷耶斯緊跟在後，他的手指還放在霰彈槍的板機上面。

「我什麼也沒看見。」駭影說道。

誠如駭影本人所說，他們目前站在同一條船上，但萬一哪天他們分道揚鑣了呢？

突然，一發子彈從她耳邊呼嘯而過。

自動武器的大量子彈從下方的陰暗處傾瀉而出，駭影飄罵髒話。雷耶斯往前衝刺，駭影則進入隱身狀態，沿著階梯開始往下移動。

雷耶斯則是跨越欄杆，跳到樓梯間中空的地方。在感受到重力拉扯的同時，他也從腰套抽出兩把獄焰散彈槍，任憑怒火吞噬他的心靈。隨著速度不斷加快，他感到越來越興奮，嘴巴還不禁發出邪惡的笑聲，而且音量因為面具通訊系統的關係而放大。雷耶斯的身影和動作相當模糊，若隱若現之間，子彈不斷從他的霰彈槍裡傾瀉而出。

雷耶斯每往下掉落一個樓層，站在周圍階梯上面的守衛就應聲倒地。雷耶斯猛力降落在最底層，駭影也在此時脫離隱身狀態從旁邊出現。

「下次記得先確認有沒有敵人。」雷耶斯說道，並換成另外兩把霰彈槍。

「敵人都死光了。就是要有像我這樣的人存在，要不然你們這些軍人早就失業了。」

現場的煙霧散去，前方是一道巨大的金屬門，旁邊的牆壁上則有一個小型的四方形控制臺。駭影用俐落的身手迅速駭入控制臺，但就在金屬門打開的時候，他們聽見了氣體排放的空洞嘶嘶聲。

雷耶斯連忙把駭影推到一旁。「是催淚瓦斯……還有投射物軌道炮。」

催淚瓦斯罐飛進空間狹窄的樓梯間，撞到結實的牆壁反彈，並開始釋放毒

氣。駭影往前方的走到一個跟踉，裡面早就已經有一批戴著防毒面具的步兵列隊歡迎。駭影的眼睛眯成一條縫，並啟動某種類似武器的裝置。電磁波以她的身體為中心向四面八方延展開來，紫色的光芒彷彿像是發生爆炸那樣一路綿延到走道的盡頭。那群步兵站在原地愣住了，他們不論再怎麼扣引板機，手上的步槍都不聽使喚。

是電磁脈衝炸彈，真是妙招。

雷耶斯把握這個機會對步兵發動攻擊，而這些感到錯愕的傢伙根本毫無還手能力。

在雷耶斯負責解決守衛時，駭影趕忙入侵這棟建築的系統，啟動通風管道的抽風和循環機制。走道裡迴盪著電動裝置的響聲，有毒的氣體也隨之逐漸散去。駭影轉過身去，發現雷耶斯擺出戒備的架式，深怕有敵人還沒死絕。

他有時候會忘記，眼前的這些人其實跟不久之前的自己很像。軍人、守衛，擁有自己的人生。

往日的回憶頓時之間再次湧上心頭：冰淇淋、擦傷的指關節、回音公園的藍花楸樹，但雷耶斯的思緒很快就被熟悉的聲音拉回現實。你究竟是在保護誰？你是在保護人民免受我的傷害呢？還是你其實是在保護犯罪免受我正義的制裁？

「你每次出任務都是這麼幹的嗎？」雷耶斯問道，發現她正在看著自己。

「呃，至少我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心靈沒有受到什麼創傷的影響。」駭影故意去戳對方的痛處，再次激起雷耶斯內心的怒火。「這邊的爛攤就交給你收拾了，老兄。」

雷耶斯很想好好教訓一下這個小屁孩，但最後還是克制住了這樣的衝動。但駭影並不領情，他一溜煙跑到雷耶斯前面，比手畫腳擺出自創的手勢。她繼續嘲笑著他，目中無人。

雷耶斯咬牙切齒，在他們逐漸靠近目標的所在位置時，他注意到有個很大的危險物質警告標語，這意味著此地的輻射等級將急遽增加。

駭影回頭看著雷耶斯，露出一副死小孩調皮搗蛋的眼神。「我看得出來為什麼阿坎德選擇你來當他的新打手。」

惱怒的雷耶斯咕噥一聲，沒有多做回應。

「最近越來越難找到忠誠的手下了，幹我們這一行的尤其如此。這種人無法賄賂，但卻又像黃金一樣珍貴。」

雷耶斯知道她在打什麼主意，她想要故意刺激自己，讓自己失控。雷耶斯很聰明，意識到對方的伎倆，但卻因為缺乏自制能力而無法無視駭影的酸言酸

語。他在瑞士死裡逃生，隨後體內又被注入了大量的藥劑以維繫生命。在那之後，他就一直難以克制心中的怒火。

「你給我適可而止。」雷耶斯氣憤地說道。

「兄弟，不過就只是聊天而已嘛。你還記得嗎？要跟隊友多交流感情才行唷。就跟你當初在捍衛者的時候一樣。」

雷耶斯藏在面具底下的臉龐皺起很深的眉頭。這些話對他來說很刺耳。怒火再次開始在他的血液裡蠢蠢欲動，此時他們來到一條漆黑的走廊，盡頭處有個氣閘。

「好，朋友，我們的目標就在另一頭。」駭影說道。

就在駭影試圖駭入門口的安全終端機時，一段機械語音響起：「進入量子室時請注意安全。此處可能正在進行重力實驗。也請留意身上鬆散的衣物、武器或個人物品。」

「你先請吧，兄弟。」駭影微微彎腰說道。

門口開啟，裡面是一間八角形的實驗室，他們沒想到這裡規模這麼大。牆壁上固定著許多電腦，透過無數的光纖電纜彼此連接著。這些電纜遍布實驗室的地面，盡數通往位於室內正中央的某個墊高平台。在雷耶斯眼裡，這幅景象彷彿是大型生化魷魚的巢穴。

「啊，他在那裡。」駭影以雀躍的口吻說道。

在這個墊高的平台上有個彎腰駝背的年邁男子，他身旁還有兩個球形裝置，只比一般的投擲型手榴彈還要稍微大一些。因為沒有頭髮的關係，他的臉形顯得有稜有角，臉上則有一個高挺的鷹鉤鼻。

雷耶斯走向對方，但是這名男子對於兩人的出現不為所動。雷耶斯甚至無法確定這名男子是否有意識到他們兩人進入了這個房間。雷耶斯的眼角餘光瞥見駭影匆匆跑到實驗室遠處最巨大的電腦顯示螢幕牆那裡，並且迅速找了一張椅子坐下來。駭影入侵主機，螢幕也隨之亮了起來。

「時間的裂隙發出聽不見的響聲，但是重力的印記會扭曲時空，就好像水作為聲音傳遞的介質那樣。不過即便如此，這樣的響聲依舊……」這名男子說道，他的聲音越來越細微，彷彿有人打斷了他似的。

這名男子露出笑容，接著拉下他工作站旁邊的拉桿。他放下身旁的那兩個球狀物，中央工作站也在此時開啟，就像個神祕寶盒那樣，裡面冒出另一個更巨大的球體，規律地發著光。

雷耶斯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這個球體上面。「他這是……？」

這名男子溫柔地撫摸著眼前這個裝置的表面，他的手指頭發出陣陣光亮。

「先前的實驗出了差錯，導致他精神受損。他這只是在試圖把一切拼湊起來，回憶起以前的事情。」駭影說道。「你不覺得你們兩個人還挺像的嗎？」

雷耶斯努力不去理會對方刻薄的話語，此時一股令人厭惡的熟悉感向他襲來。又有一批援軍正在外面的大廳集結。他拿起霰彈槍朝著室內的操控面板開槍使系統癱瘓，進而啟動安全機制把門口封死。

「你忘記鎖門了。」雷耶斯很不悅地說道。

「朋友，我看你處理得很不錯啊。」駭影說道，她的雙眼聚焦在顯示螢幕上，查看著這名男子的個人資料。「席柏倫·德·蓋博博士，來自荷蘭……啊，有了。這下子我們知道為什麼阿坎德會想要延攬這個傢伙了。」

門口的碰撞聲越來越大。他們聽不見敵人說話的聲音，只有能量衝擊波接連發射以及重型武器的火力在鋼鐵屏障上鑿出幾個凹洞的沉悶聲響迴盪在四周。這讓雷耶斯回想起以前的事情，在幾場以失敗告終的任務中，敵人的砲火從遠處傳來的響聲聽起來也是這個樣子，當時的他不得不選擇撤退或是藏匿起來，等待東山再起的機會。他的內心裡持續湧出悔恨和沮喪的情緒，並產生強烈的痛楚。而他心中的怒火就跟五百度的高溫一樣強烈，令人難以忍受。

雷耶斯完全失去了耐心。他居然在這裡替利爪組織賣命。像他這樣身經百戰而且技巧卓越的軍人，竟然淪落為雜魚一般的打手。就連傻子也懂得怎麼開槍，但如果想順利完成黑色行動，要憑藉的是狡詐和智慧。敵人每次大力撞擊門口，雷耶斯都感覺體內的怒火隨時就要失控。難道毀滅拳王就是因為這樣才找上我的嗎？雷耶斯內心裡有這麼樣一個疑問。因為這些笨蛋沒有一個能順利完成任務？

雷耶斯做出了破釜沉舟的重大選擇，拋棄自己過往的一切並踏入毒蛇的巢穴，希望能夠在這個公理不得伸張的世界中貫徹正義。這一切到底是為了什麼？就為了成為別人的打手嗎？

「別再弄電腦了，趕快帶著目標走人！」雷耶斯大吼道。

「這才是我這趟過來的目的。畢竟搞情報可是我的個人專長，兄弟。只要再給我幾分鐘就行了。」駭影說道，態度輕浮。

「我們在這裡待太久了，敵人的援軍隨時都有可能抵達。我們等待的時間越久，成功撤離的機率就越小。」

「嘖嘖嘖，你總是那副嚴肅的樣子。傑克平常都是這麼教你的嗎？」

雷耶斯的內心就好像是遭到原子彈轟炸一樣，原本負責抑制怒火的枷鎖盡數瓦解。怒氣沖沖的雷耶斯衝向房間的另一頭，化作一團黑色煙霧並拔出霰彈槍。

霰彈槍的子彈毫不客氣地把電腦的控制臺打個粉碎，駭影趕在千鈞一髮之際低下身子，順帶罵出了一連串髒話。

在這樣的過程中，蓋博博士還是不為所動。他繼續溫柔地撫摸著發光的球狀物。

駭影一脚把椅子踢向雷耶斯，他則是抓準時機揮舞手上的霰彈槍，把椅子甩到一旁。「啊，你這個可憐蟲，我都跟你說了，我們兩個加入這個組織都有各自的理由。」

雷耶斯氣勢洶洶地向她靠近一步。

「你肯定不想待在這個地方吧……說不定你比較喜歡待在回音公園的那棟房子裡面？」

駭影進入隱身狀態，但是雷耶斯早已摸透對方的攻擊模式——她習慣依照敵人的慣用手再次出現在十一點鐘或是一點鐘的方向。在深呼吸一口氣之後，他舉起霰彈槍，恰巧在駭影現形時指著對方的臉。

「看樣子這次棋逢敵手了呢。」駭影說道，並舉起手上的衝鋒槍，用槍管的地方輕拍了一下雷耶斯的面具。

他們兩個人紛紛站在原地不動，就這樣過了好幾秒。雷耶斯的腦海裡閃過一連串混亂的回憶。這些回憶裡有他原本幸福美滿的生活，也有他成為死神之後的痛苦經歷，兩者形成鮮明的對比。

除了強烈的怒火、憎恨和憤怒之外，雷耶斯還聽見了另一道聲音。有個沉穩的聲音催促他重新思考自己當下的所作所為。在充滿敵意的暴風雪中，惻隱之心猶如餘燼一般隨時都有可能消散。

「你並不是這樣的。」他內心裡有某個熟悉的聲音這樣說道。雷耶斯閉上雙眼，他看見瑪蒂娜站在回音公園的綠蔭走道上對他微笑。融化的冰淇淋滴落在他擦傷的指關節上面，那是在爬樹幫小朋友搶救派對氣球時所留下來的傷口。那個時刻充滿歡樂。他試著去感受她身上香水的氣味，還有懷裡抱著的六歲兒子的體重，但實際感受到的卻是火藥和燒焦屍體的刺鼻臭味。

你原本美滿的生活並沒有離你而去，你現在還有機會回頭。

瑪蒂娜的臉龐被埋在黑暗之中，取而代之的是駭影露出冷笑的面容。

「嘿，蠢貨，你接下來打算怎麼做？」駭影問道。

雷耶斯的食指滑到霰彈槍的板機上面。他眯起眼睛、紮穩馬步，準備要承受開槍時的後座力。

砰！

炙熱的子彈從雷耶斯和駭影臉旁擦身而過，只差短短幾公分的距離就要命

除了強烈的怒火、憎恨和憤怒之外，雷耶斯還聽見了另一道聲音。有個沉穩的聲音催促他重新思考自己當下的所作所為。在充滿敵意的暴風雪中，惻隱之心猶如餘燼一般隨時都有可能消散

中他們的頭部。實驗室後方的能源控制臺產生爆炸並迸發火花，備用發電機使得燈光像螢火蟲一樣忽明忽暗。

「這可真是……無聊透頂。」這道聲音透露著厭煩的情緒。

雷耶斯和駭影往後各退一步，原來是奪命女和利爪組織特務中隊來到了這間實驗室。剛才猛烈撞擊大門的敵方援軍，如今只剩下屍體堆放在門外。雷耶斯原本就有注意到外頭的聲音安靜下來，但他原本以為是因為敵人撤退了或是正在重新擬定戰術。雷耶斯暗自點頭，並看著利爪組織的士兵跑到蓋博博士身邊，做起事來一點都不拖泥帶水。

「Vous êtes des imbéciles（你們這兩個蠢貨）。」奪命女說道，雖然雷耶斯聽不懂法文，但是從對方的口氣就能大概猜到意思。「阿坎德說會有人幫我們清出一條血路。看樣子你們至少完成了這個部分的任務……但是這場任務至關重要，不應該派你們這種業餘菜鳥來負責執行。」

「記得要隨時替自己留一條退路。」駭影說道，並丟掉手上的衝鋒槍。「再跟你說一件關於利爪組織的事情吧：毀滅拳王每次都會做好保險措施。」

雷耶斯走過奪命女和利爪組織的嘍囉身旁，過程中只有駐足瞥了駭影一眼。

她露出笑容。「後會有期，打手。」

雷耶斯沿著當初進來這座設施的漆黑走到回到外頭，沿途經過了滿是彈

利爪組織究竟是個什麼樣的組織呢？
它是為了達到目的所採取的手段。
它就像是一把大劍，能夠擊倒泯滅良心
的惡人。
這種暴力的守則是死神最擅長的領域。

孔的牆壁和階梯。他的視線落在了維安警衛身上，四散各處的屍首構成一幅恐怖駭人的景象。他們瞪得斗大的雙眼在生前乞求著救贖，但最終還是不幸喪命。

雷耶斯穿著靴子的腳踏過這些警衛的屍體，雙眼則是看著對方制服上面的名牌：道森、卡莉、彼得森、桑德伯恩、雅各布。在這個世界的某個角落，這些人的父母還在等著他們打電話回家、女兒還在等著母親回家唸床邊故事給她聽，飼養的狗也還在門後癡癡地等待。

雷耶斯知道自己已經來到了另一個世界，他再也無法自命清高地去評判恐怖份子。他過去常說，每個恐怖份子到頭來都認為自己是英雄，是挺身而出反抗暴君的十字軍，打著正義的旗幟挑戰腐朽到骨子裡的貪污和腐敗。英雄主義和自認正義的犯罪行為這兩者之間的界線變得模糊，但雷耶斯在意識到這一點的情況下，卻還是選擇跨越那道界線。

雷耶斯來到建築物外頭，看著奪命女和利爪組織的嘍囉把蓋博博士帶到另一艘飛船上。雷耶斯是曾經負責過好幾場撤離任務的老兵，他知道自己通常是把任務目標交給盟友，或是帶著對方去面對正義的制裁。但有那麼幾次，任務目標會因為他的關係而面臨悽慘恐怖的命運。

他不曉得今天的任務目標會成為其中的哪一者。

在蓋博博士被順利轉移到第二艘飛船上之後，奪命女和其他嘍囉也跟著

走進去，最後現場只剩下駭影，她臉上掛著充滿嘲諷意味的笑容盯著雷耶斯看。她伸出手指頭，以嘲弄的方式向對方道別。「小加，不要太過擔心啦。你很快就會在利爪組織中找到立足之地的。」

駭影進入飛船，在艙門關閉之前，她最後又說了一句：「即便你得臣服於阿坎德。」

稍晚，雷耶斯的飛船來到不遠處的農村，但是他卻被困在思緒中想得神。利爪組織究竟是個什麼樣的組織呢？他們既沒有軍事體系，也不像是秘密群體。他們跟捍衛者和黑衛部隊有著很大的區別。至少前面兩者的成員彼此之間還算是有著家人的情誼，而且懂得互相尊重，隊友也是有福共享、有難同當，大家為了共同的目標努力打拼。

但這難道不是另一種操弄人心的方式嗎？藉由友情來換取忠誠。利爪組織並不存在和諧的假象。他們的動機雖然自私自利，但卻也無比真實。他們的行為理應受到譴責，但卻也相當果斷。雷耶斯不再受到這個總是傾向保護不公不義的「文明」社會所束縛。

再也不需要應付聯合國的繁文縟節，懲治真正的壞人也不再有阻礙，而且還能突破國與國之間的界線，藉此開創出更美好的世界。

利爪組織究竟是個什麼樣的組織呢？

它是為了達到目的所採取的手段。

它就像是一把大劍，能夠擊倒泯滅良心的惡人。

這種暴力的鐵律是死神最擅長的領域。

他感到自己的內心產生動搖。那個惻隱之心的餘燼即將徹底熄滅。雷耶斯脫掉其中一隻手套，並取下面具。乾燥的空氣使他皺巴巴的皮膚隱隱作痛，他的身體也因此瑟縮了一下。

他伸出一根手指頭，緩慢地撫摸自己的臉龐，因為表面神經已經壞死的關係，所以他必須用力按壓才能感受到手指頭的存在。她就算看到我，也已經認不出我……因為就連我都認不得自己了。雷耶斯對著飛船的地板吐了口口水。他重新調整並戴上面具，再無其他懸念。

他原本的人生跟他的特異功能一樣化成黑霧，被內心無底洞一般的怒火吞噬。他不再渴望友情，也不再需要愛情。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對於追求正義的執著。毀滅拳王在導正這個殘破不堪的世界時，正需要有人這樣的人在身旁輔佐。

這是雷耶斯最後所能做出的貢獻。